

瑞昌縣志卷之七

藝文志

文詞藝也而經綸之業繫焉瑞之詩文舊有數帙今惟錄其關於邑治以徵一邑之文獻云

記

宋

脩本縣儒學記

瑞昌去江城百里地多產茶民逐末輒獲倍稱之息矜財豪長聲利其貧下亦自足衣食眎儒家者流勞而少功若未甚急也建炎南渡更寇

瑞昌縣志

卷之七

一

攘之變蕩折離居士益衰寡近年文治振舉禮遜興行雖遐陬僻壤類知鄉方弦歌之聲不絕江之為郡大比而應詔其數遂三過於初每於計偕則瑞昌亦爭衡諸邑間盖月異歲不同矣而學校未稱玩漏弗支為士者病之番易洪鈞偲來宰是邑敏而有方補苴塞罅庶務咸葺謂古者學與政為一後世徒政而已疇知學之不可緩乎故其治首明教化而不顛於斷獄聽訟簿書期會之事月吉心擇其子弟之秀者執經

環坐敷繹其義秩將滿邑人以學宮湫陋不足
昭賢令尹樂育之美意相與合私財欲遷而大
之洪均即相地改築于驛亭之西得故倉址亢
爽疏曠層巒竒峰周列森聳灤溪之流繞出其
下鳩工度材不勞而辦作先聖先師廟而治其
旁為從祀為齋舍講誦有堂休息有廬後建傑
閣以藏群書又左右為二閣以便諸生游息之
所門廡庖湍各循其制經始於秋七月落成於
冬十一月東西廣百五十尺南北長百八十尺為

楹七十間定負額增廩膳凡學之用莫不畢備
嗟夫縣之有學大抵徒齋壁具非有教養之實
考察作成之要也長吏汨汨從事丹黜趨辦財
賦掾過不暇顧學之廢興猶秦越之肥瘠然邈
不經念以時帥寮佐欵謁特應故事耳有如洪
君以儒術飾吏審所先務誠不多見至使民自
勸勉以興於學是則可書也已昔孔子適衛與
冉有論富庶之後必繼以教之今瑞昌之民雞
鳴犬吠煙火彌望可謂庶矣農桑餘暇摘山自

豐可謂富矣洪君又能新黌宇以示教一邑之士風行草偃翕然聽命異時閭閻侃侃習尚醇美考詩書禮樂之文窮道德仁義之奧益求其遠者大者毋徒析章句工言語以掇取科級而止庶無負洪君期待之意學始於慶曆至是凡四遷焉嘉泰三年臘前一日朝奉郎行秘書省校書郎兼莊文府小學教授金華朱質記

元

重脩本縣儒學記

瑞昌縣志

卷之七

三

習俗日躋於渾厚士大夫言政不及化故以黨庠術序為迂闊而習俗日淪於鏗薄奮身衛道用道變俗責必有所繫矣九江號古今重鎮俗素淳美自大元混一區宇以來多選賢牧守撫臨之若遵崇學校表章儒先損齋陳公尤拳拳焉公初下車祇謁先聖先師廟庭俯仰顧瞻首崇禮殿正充沂邾鄒四國公配饗位凡祭祀之冠珮豆籩爵坫壘勺無不新設學之講堂齋舍廡門無不重整泮宮視昔已相萬矣而公為斯

文謀未已也濂溪景星兩書院改築一大新之
美哉輪奐羽翼宮墻邦人聚觀詫為盛舉公曰
未也帥五邑尹兢起其學瑞邑會魯鄉展侯成
平子為大夫愬墜教基爰咨爰度士爭輸力益
以學廩廟廬齋閣堂庭階戶下逮庖湑不日革
去荒陋甃築垣墉周遭又萬尺有奇學復壯麗
如新成焉此一役也達魯花赤亦刺馬丹簿領
張君演實勸相以集厥功蘇君廣繼至承簿領
慨為乘時趨九役事噫長屬用心亦勞甚矣公

又曰未也廬山奇秀甲天下高士逸民所棲先
賢往哲所樂流風餘澤沒世難忘乃增陶淵明
祠復狄梁公廟崇周濂溪墓修司馬溫公專祀
葺陳了翁故庐瑞邑雖褊小元次山不鄙辱屣
交鄰有詩至于今灑叟溪翁咏嘆不離口蘇文
忠公亦於此乎館行李徘徊不忍去亭山紀行
揮灑點畫墨尚浮於琅玕露葉間東西行者寶
為千古奇事公復構堂合祠而公於蒼城墩之
上凡古今諸賢轍跡所至顯設張皇不遺餘力

而躊躇感發自有得於山川磅礴之外此時此
意豈迫切於簿書期會者所能勉強哉嗚呼夫
子之廟徧於州邑夫子之道載在六經國家生
民命脉皆懸於此公來為邦獨主張是不惟夫
子之道賴以宣明凡後之讀夫子書為夫子徒
者皆知崇正以繫民瞻夫豈言政而不及化哉
綱常立而仁遜興囂頑消而獄訟簡叢英旅雋
弛役蠲征蹈德詠仁拜手稽首而誦之曰黨庠
術序之教宛然古風復見今日皇上大恩所淪
洽也先聖深仁所流演也賢牧守聳善扶誼之
功所陶煦也不知將何以報哉予雖不敏奉教
條周旋其間可由之而不知知之而無傳耶用
集衆美冶金伐石使後之士大夫知所取法云
公名元凱字時舉大常少卿知鳳翔府贈太保
陳公希亮七世孫也學延東魯心持謙抑名士
多宗之稱損齋先生今以教化政事為二千石
最會且召矣人士常不得私其澤又豈讓學所
能專其美哉至元壬辰三月清明之吉日後學

呂光發記

國朝

新遷本縣儒學記

弘治癸亥瑞昌縣新作學宮又明年乙丑乃考成而扃焉禮也學故在縣西百步門臨于市之衢囂隘而塵邑之君子因其弊也議欲遷諸爽塏者久矣而未得其地癸亥之歲前巡視都御史林公行縣至是詢諸吏士得遷學之說謁廟禮畢則及分巡僉憲慈溪沈君達觀厥基顧而謂曰是豈在他求哉後是百步而少右岡南沼北廟焉其可也廟之東為堂為齋又東為庖為廩為廨館皆宜沈君曰然則相與計貲庸而授厥事於九江府推官汪濬時寶方視學新喻公以書來致命寶拜公命之勤而申戒厥功焉高守友璣始至聞是舉也亟督知縣王顯宗相濬畢事而僉憲天台王君繼蒞巡政益為規畫用弘于初初公躬勸富室各助有差既或渝約功用未就今分巡僉憲姚江陳君以舊基予民取

直焉足之而寶適以歲事至乃進耆民李洪陳
環易鼎新潘仕旺四人議加直於受地之家而
益其疆未卒勸者俾以力輸凡得貲若干日役
里一人稱其常役又贖有罪出錢以賃凡得若
干於是邑有陳氏族大而禮其為諸生者居什
之二請為衆先曰垣也某築池也某濬道也某
脩各若干丈於貲力又凡省若干寶聞而喜曰
林公與諸君之緒茲其可成矣乃謂顯宗日程
之濬月覈之而總厥功於守友璣是歲秋九月

以成告學諭王栢洎訓導韓顥楊尚志等請記
惟古人之有居既奠則不輕於遷遷非得已也
故詩書所稱商于耿殷周于豳洛皆此焉事今
之邑古之國也學之有宮所以守典嗣訓成賢
弘化其於邑也大矣而瑞昌之學乃市之與鄰
焉夫市也者利之所出也衆趨而聚不能不囂
衆聚而居不能不隘衆居而溷不能不塵由是
以為我絃歌講肄之擾非古人擇且卜焉之意
也故君子之自處則願為晏子之反宅乃若教

子則孟母之三徙有取焉而况學統邑教今擾于利遷其得已哉然遷之難居之尤難義也者所以居是者也義以勝利則道所繇適而崇德廣業於是乎在是之謂學不然義名而利啣辟之遷夫學而市亦從焉且將淪胥以溺雖百易厥地吾不知其可也夫舊學之去於斯也遠不數百步日揆泉觀風占野望無他異者而僉以為此加乎彼則利為之擾而已矣去其擾而專吾義以復乎地之故非有加於地也心之遷善何以異是雖然學之遷也必易地善之遷也不必易心其為雞易遲速誠有類睨柯之喻者諸生有志於學當得其則寶嘗觀於新宮之營仰寬而履坦鄉秀而負實左揖阜岡右帶林樾流經其衝而道闢其會其光景朗霽其條理周辨視夫舊學不啻數百里之遠盖去囂而靜去隘而廣去塵而潔固宜有如是者寶於是信林公之明果而樂諸君之成之也為之周覽不舍因遂得夫遷善之說焉以為師生居是者告奠不負

乎斯迂也若夫巍科膺仕固學者之有事而非所汲汲者寶恐其涉於利以害吾義是以末言之弘治十七年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無錫邵寶記

遷瑞昌儒學記

瑞昌縣孝宮隘而湫堂廟逆己丑冬柱史傅子鳳翱之按茲土也謁而陋焉以諭令江涯若師嚴謨王琳戴伯琦曰人且病之其能妥神士之久而弗當於選也殆茲故之以其盍圖之柱史

穆子相秦子武以觀風繼至及諸藩臬議惟協以檄郡守馬子紀馬子曰邑吾蒞也而以他勤乎進令若師而申之畫而授之基卜焉而獲其舊云景泰而上學宮之遺也去邑而近路達於河川原匝麗相者曰是宜宮且其舊也人曰舊其棄也而即之即人之棄其無遷矣相者曰地則良彼失而棄之而復之譬斥而遭彼其蓄而一朝闡焉其振且大吾見學士之群而升也於是表以辨方度以知受懸賈致材雖他之產族

而趣之掄良於工良無他適其荒穢也誅之或
蘊崇之其迂也遂之其銳也擴之其淖也導而
祛之其次而下也客他土以實之其或亢也以
其土他客也而夷之人曰基舊也而爽塏若是
於是中而廟左右而廡主稱皆制是而面則儀
門外則泮而梁又外則三門是而負則堂立若
廟齋立若廡儀門而旁則鄉賢名宦偶而祠堂
西而後則射圃齋西而外則宰牲所外是則廡
宇六十楹悉是而外則廣垣以括人曰基舊也

而構創若是於是官不言匱私不告勞董者稱
平核者莫庇庚寅之春亟有事之辛卯四月遄
其落之落之有四月學之士陳良顛賓興焉以
應之人曰基舊也而發秀若是於是馬子之僚
林子檣聞於王子廷陳王子曰茲役也可以喻
道矣夫覬其庇而幸其應者非也吾聞士之於
道也固安之難而猶遷之難夫聖哲遐逝徃指
日乖守殘執謬有而不疑是而安焉奚安之貴
其或不然虞利而趨計便而作背於聖則輒變

以徇是而遷焉奚遷之貴若夫不為習泥不為時乘先王是陳歸於古始遷之善也乃可安也茲役也陋而遷焉遷惟其舊殆象之矣是故可以喻道矣抑役有其念之莫與倡也有其倡之莫與贊也有其贊之莫與任也念而弗倡不可始也倡而弗贊不可遂也贊而弗任不可成也倡以始念贊以遂倡任以成贊諸子有焉無寧役導其賴焉林子曰役而弗述不可稽也述而弗文不可永也述以稽役文以永述吾子有焉無寧役道其賴焉

賜進士出身奉訓大夫知裕州事前翰林院庶吉士黃岡後學王廷陳撰

瑞昌縣儒學脩記

瑞昌故學遠縣治而僻嘉靖庚寅遷復于西衢之舊址諸凡木石亦仍其舊間寢傾圮歲辛亥烏程潘君季馴以九江推府署縣事首謁廟謂學若是敝非所以崇俎豆肅章逢也即捐俸貿材植傾修圯若廟若廡若堂若齋若尊經閣

一飭而新之且戒可訓章湖典史黃逸惟堅緻是務毋侈于前已復祠

啓聖厨宰牲築號舍則前所闕乃民財無所傷公帑無所費而學之規制整備矣又明年胡永清至曰潘公攝耳調驛傳平徭編瑞已利矣復併學而豫畢吾責耶績曷可泯乃因林教諭桂潘進士潼屬記于愛民申之以鄧生拱辰潘生良且夫世於學署敝弗甚率翫弗為茸嫌勞費也然稍敝弗茸勢必至頽塌極壞非大勞巨費則莫可為力是功於避嫌而忍於糜費忠者弗為也故及其未壞而亟脩之斯不勞而成猶及其未發而豫禁之斯不遠而復若旣生心而害于政雖追復之悔何及焉且學之遷在庚寅也維時祀典易廟號登退從祀之賢儒正

聖制一新之會也今觀夫苦心考訓似足翼經者惟躬行罔得即從祀退焉存誠允蹈不務著述者惟正學有關即未祀登焉則

今上作人盛心可思矣茲學之遷與

新命同更始乃今又從加飾之諸士能無慨然一洗
口耳之敝習允崇行己之實德以圖新於不朽
矣乎昔者呂氏鄉約行而藍田稱善俗夫鄉人
之約俗猶化之以秉彝未亡而公義足畏爾矧
夫學也群鄉之俊秀而作以用之者也重之以
聖天子德音賢有司雅意其眎約諸鄉人何如將見迪
彝畏命必有斌斌然起其間者若徒謂擇遷美
利飾以壯觀而莫之奮且悟焉恐非所以善承
潘君意也

賜進士出身前戶部江西司郎中興國州同知閩人林

愛民譔

重脩瑞昌縣儒學記

孟子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此見君子之自立不待聖賢而奮也至其叙道統之傳而寓自任之意則又曰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孟子所謂當世之豪傑非耶而尚以近聖人之世隣聖人之居為幸然則不待聖賢而奮者君子之自立有聖

賢而聞道之易者君子所值之偶也故又曰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聖賢之生也不偶吾不得而親炙之矣苟其世之未遠也居之猶近也聞其風聲速肖其似猶愈于曠世異地而自為興起者乎予嘉靖乙丑歲以比部郎出守九江觀其山川之形勝蔚麗則恍然思曰賢哲之興于茲工也其有由乎士君子生長其地不有軼然起思齊之念而與之同垂其不朽

于千百世者乎惟江之士其高稟而穎出者吾不知其幾也顧上之所以風之者何如耳學校之設條教之頒其風之之具乎明義理辨塗埴頤葆其性天之良引而歸之于聖賢之域者則風之之實也九江郡縣之有學舊矣府與德化二庠則予嘗為一脩之彭澤之學則有通判郭公振其墜而作其新而瑞昌之學則厥邑劉尹儲實治之也丙寅冬尹率教諭謝子顧暨諸生以脩學事竣告并請記顧予忝師帥乎此者也

其可辭惟記學以紀成尤以彰教又烏乎可忽
盖盱思者幾越月廼披郡乘得興修之繇其績
已歷書之于牘無贅已顧是學之設實臨乎瀼
溪瀼之與濂盖異流而同冽殊塗而同其歸者
也大儒周元公亦嘗游息於其上詩以志之則
是公之寄興於江之山水者不止於濂溪而次
山之所樂者公亦嘗有取焉是學之結搆于斯
也得無啓後學之思迹前賢之遺油然沛然志
所志學所學而同流於昔人矣乎道之大原出

于天列聖闡其微孔子會其全發孔子之蘊以
教萬世者顏孟之後無聞焉自濂溪周子圖書
啓秘程朱心受神交而孔孟之道復大明于世
後之仰濂溪猶其仰顏孟也雖百世之後四海
之遠猶將仰而思之而况為其所嘗寓之地乎
有文王而興無文王而棄則為凡民矣雖有文
王而不知所興者其得為凡民乎哉不得為凡
民而又得謂之士乎哉噫士之為士當必自有
期待者在矣濂溪之學非吾諸士之標的乎即

其太極一圖雖用意深遠高極乎無聲無臭之妙而大盡乎天地萬物之理若非可與始學道者也然周子之意豈故艱深其文辭玄遠其指趣自立峻絕而示人以不可及乎周子之學即闡明乎顏孟闡明乎孔子者也孔子顏孟之論學也必本諸性與性必原諸天上天之命樞紐乎萬化根抵乎萬彙渾渾淪淪而無聲無臭之可即者非即周子之所謂太極矣乎故不知有太極者不可與知天不知天道者不可與論性不知吾性之有本原者不可與言學吾獨惜夫後之學者知學夫周子而未知究極夫周子之學也則以為太極之妙未易窺也驟而語之徒駭學者觀聽也吁圖何為者非為立教而設乎將以立教而故示人以不可及之艱深者周子無是也是故周子之不可學圖之不可不講也然後知吾性之有所自來純乎一天命之渾然者也其有渣滓夾雜者非性之本體也去其間以全其本然之天則如之何亦曰主乎靜而已

矣靜則內外澄然而無欲矣無欲則誠矣自一心運之一動一靜五常萬化悉由乎誠則所謂由君子修之之吉而進於聖人之立極者此也是則學周子即所以學顏孟所以學孔子也瑞之建學于灤溪也其意不亦淵乎或者曰灤為周子所嘗游也則因灤之遺以思學周子由周子之學而進于孔子固也學之不建於灤也如之何曰不然孔子之道流行于天下猶之大海之在天地間也千流萬派皆可以之海千聖

萬賢皆可以至孔子若夫因時發志隨感觸機則亦存乎其人焉耳使地非灤溪賢無周子則希聖之志可遂已乎吾知斯道之傳不終泯人心之良不容息其中自有卓然立志邁迹自身不待文王而興之豪傑在焉其孰能禦之其孰能禦之隆慶元年丁卯五月

賜進士出身江西九江府知府新安汪如海撰

鄉貢進士題名記

瑞昌地臨兵衝生聚數盛衰偽漢友諒屠滅瑞
昌諸邑我

太祖皇帝破友諒定江州辛丑歲于茲蓋百餘年矣雖
生理復完而化未暢秀民至苦為諸生豈其土
瘠民窶而詩書之咏短耶予受

命來督學一再臨試思有以作之而知府謝候煖能
達教化之急凡諸學宮就圯力為脩之又拾士
嘗登名薦書者礪石刻載使往者不墜而來者

可稽以起也石將立遣瑞昌都諭陳旒來告之
故而諸書為記嗟乎士之所自好而重焉者孰
若道與德世降而下風墮而澆士之自好而重
焉者復有功與名功名蝕道德者也而君子心
乎扶微救陋特取之取之猶有禮義廉耻之節
存其間而民風世道不至於盡下而澆者蓋賴
之也不然士將何所顧藉可以繫其心不為不
善哉故功名者士之砥礪形骸未弊欲利衆攻
而獨惓惓一名之惜不惟當年圖且惡沒世之

或泯泯也早夜以勤求兢業以固守而禮義廉耻常為之繩尺矩度不敢少自棄外名之於人也如其有益哉登科有記進士有碑作士者明設此虛器誘之於天下固已風走而響應此謝侯題名之石所以鼓士而予之所望又未止於是由是履道而據德致使功益高名益遠良史所載大常所藏琬琰鐘彝所識千載之下炳焉與日月同光然則登名斯石者其行遠之邇升高之卑也哉成化癸巳歲江西按察司提學

副使華亭夏寅記

歲貢題名記

天之生才也必周一世之用君之取才也必備一代之制制不脩則才有遺才有遺則用不周何所資以成治功哉斯有違於天之生才之意也若稽古唐虞夏商而下取才之制莫脩於成周故其人才咸見於用觀詩言藹藹吉人濟濟多士是已盛極而衰漂流逮秦不足為言炎漢勃興適學廢民散經殘教弛之後其取才初無

定法詔求賢良孝廉茂才明經尤存鄉選里舉之遺意至隋建進士科而唐宋因之號為特盛槩論其治功皆去古遠矣我

太祖高皇帝受天成命斷自聖心於臨御之始即以人才為致治之具乃因前代之已行而斟酌之作養於學校簡拔於科目掄升於歲貢而大學則通儲廣蓄俟其業精行成以以擢應時需其制可謂備矣百餘年來仁義禮樂之化無遠弗被蕩蕩乎巍巍乎真足以聳盛治於唐虞之

表盖由制之克備才之足用其效有如是孰謂治不本於才之足用才不本於制之克備耶予忝科名典教瑞昌至移九霜乏片善寸長為諸子裨益鄉貢之士久無題名之記徃歲郡守謝公命予求憲副夏公雄文勒石矣茲以歲貢之士亦係重典不為登載則名湮實沒使後無從考質遂磨堅刻深以紀久明遠不可無記也諸子以請予強顏為師負愧實深而荒落無文復何言鋪叙藻飾乎舊聞紫陽朱夫子講學

白鹿洞當時之士莫不翕然來從有曰周舜弼
與其弟亨仲子仿為高第弟子實是邑之所產
也其人雖往而殘膏賸馥寧無所沾漑乎追想
其言傳默契不外乎今之所存之方冊心之所
具之實理即是求之而有得焉不以科而侈盛
夸榮不以貢而志抑氣餒崇重名節樹立勲業
則名飛九垓芳流千古其於科貢豈不兩有光
耀也哉成化丙申歲瑞昌縣儒學教諭崑山
陳旒記

瑞昌縣新城記

九江推官范君永宇偕知府事張君情旣任政
之明年會烏夷侵軼淮海

天子震怒誅賞東南郡縣吏之言戰守者一時有司
恐恐吾省瑞昌縣當潯陽右臂環江阜歲取道
徵巴沅溪峒之兵於是父老請城瑞昌而范君
以巡撫大中丞馬公侍御徐公兵憲陳公方公
交檄而至旣至乃訓民城其南尋以屬令令踰
年弗底績君又城其東其北與西其制輸廣五

里其高數仞其緡以萬計功力數十萬計
官者十之一二助於民者十乃八九焉始嘉靖
甲寅繼丁巳君兩為之皆不踰數月其大者伐
山得石不謀而具分民授工不督而嚴有夙夜
獎率之勤無牢籠驅迫之擾如是而已工既訖
搶攘以定民顧瞻大喜曰茲命我民於千萬禩
者也乃不意力為而親見之相與詠歌鼓舞既
而曰自有瑞以來至范君而城君之功及我民
與我後人至矣鄉友陳良顯輩介縣簿紀岑致
予書予惟一瑞昌之城始於諸大夫成於范君
固瑞之人以義自衛亦諸大夫能仁其民也然
范君之勞為最盖君專力獨任為諸大夫託重
以致其遠猷宏慮而廉明公恕之德猶親且信
於其民不偶也君字伯寧楚之桂楊人賢臣方
伯公子也與其弟叔脩並博學亦並為理官而
君移自台郡君負氣節慷慨論事有古風嘗代
戍海防又伏嚴譴凡知巧弗居而高明不以為
易者君之心益盡焉正德間潯陽有孽宗之難

瑞之人以義扞之今其子弟有賢傑開制科蓋
氣之秀鬱寢奮揚如是是宜紀予又思之城郭
者邑之所恃以安而其本在人又在人心之禮
義夫禮義為人心之城郭也古者有名令無名
城言不專恃乎城郭也今觀
國家一時休烈上下體承與范君之及民瑞民之所為
感報其為城也屹然雄勝多矣予嘉之故申以
是說俾後之覽者得焉

嘉靖三十九年孟春吉旦

瑞昌縣誌

卷之七

廿三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奉

勅叅贊機務南昌張鏊撰

瑞昌新城記

城之作取備豫而已王公設險以固其國城郭
既完人民乃安有土者之通道也然治安久而
兵革恬皆曰緩事也及一旦有警衆目睽睽相
顧而語難思無以立謹於天下非無備而然耶
瑞昌自南唐置邑迄今六百年顧未有城之者
正德辛未姚源洞扇亂北賊亦浮舟南寇民心

皇皇邑居弗寧野處者莫知所徙知縣事黃源
大多方撫禦仍以脩城池申請總制江西在都
御史陳公 繼申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任公
皆行布政司及整飭九江兵備副使馮公 下
九江府從其請源大乃相時度地以城貴堅不
貴廣規制七百餘武垣厚六尺高一丈上覆以
瓦立四門於往來之衝東曰安市西曰歸陽南
曰仙溢北曰金露門甃甃完固上有望樓以備
哨瞭又有小南門以通德安水洞門以便民薪
水城之外環以溝塹東西南三面瀕灑溪舊水
路溪衝蕩下泄乾涸已久則築堤以固其流有
水縈焉北則鑿岡嶺為塹與溪流合肇工於正
德癸酉春竣事於是年之冬費出於區畫而民
不告艱工出於僦募而民不告勞用力省而成
功易民樂其成矣夫有備則無患善守則克全
翔方城而獫狁襄韓城而追貊服申城而南土
保春爍於城邢城楚丘必特筆書之以近事言
之宋人城邕城廣城桂嶼海之民始奠其居大

脩江北諸城樓櫓相望然後并邊郡邑各能自立城果緩事乎源大將滿九載去訓導謝廷侃因民心求予言以紀其事予惟攻心為上攻城為下晉陽之城不浸者三版而民無叛意為國固不專在於城矣建是城者源大之功而所以守是城者在後人之責源大在任久而善政多以非脩城所繫故不書正德丙子秋七月吉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知九江府事前刑部郎中莆

田黃相記

瑞昌縣志

卷之七

廿五

瑞昌縣新城去思記

王者疆理天下因形勝以立郡邑控扼樞會首急城池有為銅關金壁之固者以之禦凌軼之患而升防守之猷有土者所恃也瑞昌舊無城壘築以土歲疲民力而歲傾圯民甚病之嘉靖甲寅海寇猖熾江左震恐

聖天子下令討除羽檄搔動遠邇我

兵憲抑亭翁陳下車未幾巡歷按瑞顧曰茲邑為吳楚要關江城右臂無城其何以備繁急

遂徒步環城下見城南一而城基半為溪湟水
勢澎湃高岍嶙嶻曰不易圖也慮以謀諸士民
士民悅從而重茲委任者時推府范君永宇夙
有才名遇事毅然敢為委之視篆于瑞然而議
遠邇略基址揣厚薄具餼糧翁一較訂惟詳
鳩工刻期是歲冬十月也礮磔基岍客諸他山
之石埤實坎沅客諸他土基用_宜于固庶民爭
先畱成無不若其固無告匱亦無告勞者崇二
丈有竒廣七尺可通馳驟

文廟前達河為文明門隍廟前達河為南薰門
堅墉環堦屹峙嶽立巍然為一方之保障夫瑞
民舊稱義勇在昔遡濠之變能出死力去江城
成克復之功今恃有城郭矣居常則樂與維新
有變則據險出奇可以扼吳楚之衝備潯陽之
捍衛方訖工夏君可範以禮經開制科蓋氣機
應而人文煥也故士民緣軌就仁素嘗荷撫綏
之愛忘勞貽逸今復樂久遠之功憲度施張山
川響應固刻陳公城不日成士庶寧境土平十

二字懸於城上衆生誦之詠之思慕莫置生員曹一中儒士萬理偕諸鄉士夫耆民謀為立石屬諸顯顯曰然用諂諛者徒取容悅而亡實也今翁以內艱違茲矣非有容悅可取實德在人不以去茲而忘可以語人心矣君子曰役興而悅從見使民之義焉役成而民不匱見愛民之仁焉氣機應人文煥見感微之神焉思恩德而鑄刻之見大道之為公焉可以立石嘉靖丁巳春王正月既望邑人桃原陳良顯撰

八景記

予自弘治庚戌寓瑞庠越二年壬子季春朔有客來問曰瑞昌八景子必知悉盍為我言之予曰予觀勝狀彭蠡溢城之遠抱匡廬柴桑之近據翠嶂碧流綿衍數百里際以天宇之虛碧雜以烟霞之出沒水竹芳蘭映帶東西沙鷗風艇往來過續朝暮之氣不一四時之景不同此瑞昌之大觀也若夫峩峩聳峙鬱鬱清竒山橫圖盡水漾玻璃如堵自設蒼然四圍招次山之樂

隱致東坡之遊嬉牧守元凱構此賢祠蒼城之
墩也皜皜靈物變化莫測潛於石罅飛泉不涸
嶠兮破蒼色兮練白日湧三潮田沾沛澤滄然
雲霧之四起敗乎李成之暴客時上其事勅賜
廟額褒以顯濟曾將碑勒此白龍之泉也刻盡
靈物蟠於其楹若騰若躍作雨作雲一朝不覩
戲水楊林瞻彼頭角猶帶漂萍此昇龍之觀也
鉛汞煑煉日月交易岩客得此丹成仙術往還
八千祇消半日曩遊瑞昌橋畔人識無日影之
隨行有清香之撲鼻望之升天追不能及花草
馨香至今遺跡此望仙之橋也兩峯並峩形猶
丫髻花綻臙脂林鋪翡翠重厚不遷寧肯匹配
與仁者情相同猶忠臣心不二此丫頭之山也
拔地孤峯秀壓槩縣宋有東坡謫為團練過此
清幽酷為畱戀墨洒琅玕新柯續現寶為竒事
世不多見此亭子之嶺也漢有子喬修煉洞中
錦霞拖彩丹光射紅鹿遊虎嘯鶴返雲籠遺花
香之馥馥環對色之葱葱此王喬之洞也岩客

乞化弗受婦錢踐踏飛去人知其仙錢取土治疾即痊漸剗成井勿幕有源省蘇耽之橘葉勝扁鵲之方傳何須向拜不夢桑生結泉面之呂顛仙術之玄此呂公之井也凡此八景各極其致皆瑞昌之所有善觀者必合八景斯足以盡其勝慮不卻而自忘塵不滌而自淨也客作而謝曰先生之言罄也不聞先生之言正猶無星之秤一聞先生之言遂知瑞昌之勝請書以為記瑞昌縣學訓導湘陰劉頡記

望仙橋記

重脩石橋記記潘散官尚義也

望仙橋在東城門外迤北九十餘步出入九江郡要衝也成化以前其興其廢無所於稽第故老相傳在昔架木爲之殆不能久未反數年而朽腐人復病涉焉弘治中爲令長者求經久計湏用民財力不逮而未克成時有尚義潘姓名仕旺字宗興者伺令長意慨然礱石購磚捲爲蓬橋不費民財一錢不假民力一夫俱出一己

財力約工食磚石靡錢數百緡略無顧吝而磚石能風雨視昔之爲板木多費而壽故自改造至今已三十餘年于茲而人德之矣然未有爲之紀于石者彼訖工時槩縣知愛其義者以義狀上于縣縣長以義狀申于府府太守周公特行嘉獎以勵義風而已嘉靖己丑予蒞茲邑巡視至橋見其坍塌窪卸欲脩復之必用民財力乃克就方遲難中會宗興告曰我昔所獨理今重脩造是誠在我予喜曰能然當爲立石紀之

宗興復施一己財力益以磚石雇募匠工躬自監督視前倍費未旬日而橋完成度之長二丈八尺闊一丈四尺高一丈三尺其制益弘以固其濟益衆以久予恐其功義歲遠而泯也爲勒諸石然宗興好施愛與義事甚多當別紀於傳表此特主橋一節云耳

嘉靖辛卯仲冬瑞昌知縣婺源江潯撰

雨暘交感記

大父姜侯蒞政於茲越三年時嘉靖之辛亥也

恩結信御振勵百度上孚

聖天子保惠元元之意是歲春三月淫雨過節川澤騰溢民若水患侯徃告于神不旋踵大霽麥秋以登逮夏五六月旱甚禾稼就稿侯初以公出恒切中恫既乃引咎兼程返遂齋沐徒跣禱之西郊湏臾陰雲黶鬣甘雨霽霈侯率僚屬對越不變三農望愜亦用康年先是每禱輒應屢臻大有民曰異哉雨暘之柄天實司之惟侯所欲捷若桴鼓茲豈無德致之耶其殆天人感應之理

不容誣也周書洪範紀庶徵之應曰雨暘時若亦惟其所召耳矧子民者受牧寄之司任承流之責則百里之天悉其所統古之賢令政績卓異者咸稽于是不徒歌襦袴買牛犢花侈河陽蝗除西華已爾侯惠澤逮下而遠近通焉精誠事神而幽明格焉故其散於無形應於有感俄頃神妙若此侯雖不有其功歸諸造物諸士民感欣誦曰惟侯懃煦一祈而雨惟侯豈第一禱而霽古謂神之主民之望非與噫嘻令之職最

爲親民乃世不皆賢而其賢者未必克當天心間或乘時偶值未必如期類應且又隨禱而疊見之以侯之德之賢而天固效順之於吾瑞之民覆冒有素蓋以水不爲災旱不爲害八鄉之命賴以立庸非百世一大幸耶今侯政績所著昭在人耳目植弱鋤強暴梗祛也明獄平冤健訟懾也抑軍理疆屯政清也緝誌脩考廢典舉也建墩設臺武備飭也魁殲黨散曠土靖也堰固渠䟽水利興也經畫藩界爭端息也以至興

學力化揭示萬仞宮墻之坊而尤循循誘人督
勸立會雖盛暑不輟侯之爲政槩可考也故凡
當道觀風者咸諒其以篤實之心敷平易之政
自來令茲土者皆莫之及其澤之所以孚甘雨
而化之所以普大明者不其在茲乎侯以是秋
秩滿獻績此上將脫屣飛鳧翱翔天衢矣瑞之
父老人士謀立石以記之且以來昭嘉績而不
忘瑞民之去思也屬可範撰文謹述其實爲傳
循良者採焉侯名堂字子升升卷其別號也吳

江人舉南都甲午進士

嘉靖辛亥秋九月之吉鄉進士龍溪夏可範拜
撰

瑞昌縣學田記

瑞昌於潯陽爲屬邑舊多名儒其流風遺韻迄今尚存顧地瘠民疲計厥歲入猶或不足以充常賦肆士之篤志問學者每苦於貧雖師儒之官亦未免有寒無氈之嘆迺嘉靖庚申

四橋陶公田徽守提兵江臬振作邑學諭將入官
玄壇保田地若干歲徵租銀貳兩壹錢發學資
膳貧士辛酉前令華君又以學後隙地賃民俾
歲納租銀貳兩陸錢亦給本學具申

瑞昌縣志

卷之七

三十四

督學黃公批允一時師生胥欣然幸有依歸癸亥
掌教蔣乃以己意申請

督學何公遂命解縣貯庫貧生因乏仰需凡學中
一切禮儀亦罔有攸措士論惜之

聖天子御極元禩余新安謝君顧擢主瑞教即以先任
嘉善置學田事與前令鳳里劉君熟籌之君乃
捐俸贖叁拾餘兩以創買學田請

督學徐公允其議又以邇年貯庫前銀貳拾餘兩
請增畝數俱報曰可愛是謝君偕同寅丁君嘉

稔周君宗堯庠生曹一揆周偉朱衣酌慎辛行
共用價若干買程庠生敬田叁畝肆分周少尹
泗田玖畝郎鳳唐田柒畝伍分地叁畝且親勘
畝所田皆附郭因新一戶栽名劉志學示不忘
劉君作興本意謝君之用心亦勞甚矣余以戊
辰孟秋蒞邑治僅閱月遽丁外艱方以未能興
學育才為歉適邑志成已叙諸首茲多士又奉
師命以學田屬記之義不容辭余惟士君子以
身任斯世之重有先作之而後弗述則先者孤

有後作之而中弗續則來者沮昔周公克慎厥
始于殷微君陳和中畢公亦無以成厥終矣維
是二三子咸瑞之英也一游庠序即復爾身選
拔其尤授之餼矧茲學田陶公作於先而華君
紹之劉君作於後而謝君成之其憂勤締造之
志嘉惠後學之仁于以濟廩餼所不逮盖庶幾
乎古之所謂富教者夫事舉於今懋養之意雖
隆而行之既久則規繩之法當密爾多士其尚
仰體作興之雅下念創置之艱肅行檢以無負

名教成真學以嚮用

明時掄擇廉正司田出納貧窶力學者有資毋妄給孝
校公繁者有具毋濫費則規制亦永有辭嗣茲
而令若師能無聞風加厚以擴克於弗替哉苟
徒玩歲廢業忘實競靡或貪匿以自肥捏荒以
拖負與夫見侵豪橫而漫弗經念者豈惟二三
子之羞抑亦爲賢師之憂庸勒石風遠以俟後
之君子

修慶戊辰冬十月既望知瑞昌縣事婺源中臺

瑞昌縣志

卷之心

三十六

江一鵬記

重編瑞昌縣志舊序

夫今之邑古之國也有國則有土有土則有山川有財賦有民社有長屬文獻有城郭宮室津梁之類古今已然之迹巨細精粗非志莫考也古者列國之史歷代之地志為是故也志之為志豈細務也哉我瑞昌為九江名邑自唐宋歷元以來七百年于茲蓋未嘗無志也惜地臨兵衝自偽漢屠滅人文凋謝城邑為墟而古志莫之有存焉者矣識者久為遺憾前弘治壬子郡

守童公修編九江郡志嘗命屬邑咸以志進彙時邑候浙杭潘君延儒搜籍翻刻以應且傳矣第以嚴速成書未免滲漏亥豕之失踰廿餘年乃并其板刻散亡無幾是蓋將終為我邑之缺典也已乃正德丁卯三山黃候來宰是邑首以志詢士告之故侯慨然嘆曰是在我也然初政方殷未之暇及而其心未嘗不倦倦也越歲辛未庠生馬麟蔡儒輩得舊志以請檢閱討論遂有以得其脫遺失次之實因謂之曰是十邑故

最切所當是正者也况嗣是以来廿餘年間時
移世變其大如學校之遷城隍之築與夫科貢
人才之繼盛皆所未有可使之泯泯於將來耶
盖有不能已者是誠在我也方將舉事而侯以
考績上

京師弗克卒業缺然如負負者又明年復厥政暇禮延
儒紳謝君邦直翻閱舊志考諸興籍參諸見聞
疑疑信信詳其缺畧刪其繁乱續前日之舊增
今日之新復猥命兒邦儀相與三復摩校而從

孫邑庠生性為之謚繕將以俾是志之傳也凡
邑之人求邑之故山川之高深財賦之增減民
社之治安長属文獻之大小城郭宮室津梁之
類之修廢古今已然之迹之同異或因事以求
其目随日以考其實不獨一覽而可以知其巨
細精粗之槩庶幾有以感發興起於將來者焉
且因有以補郡志之未備而少涓夫一統志之
淵源也書垂成適藩省以記籍徵属邑遂速諸
梓人越旬日而訖工嗚呼物之顯晦有数况志

之為書有關政務又物之大者乎是以方其未作也則前有童守之倡以開其始及茲有作也則適有卷省之徵以會其成殆或有數存焉抑亦理之必然也豈非吾邑古今之一大幸也耶于邁且耄不復筆研事者久矣茲侯有首簡之命不敢辭且喜志之有成也姑識其始末於右以考歲月耳

正德丙子歲秋八月吉日致仕經歷邑人陳珩德夫序

重編瑞昌縣志後序

夫志之為書大而一統則便天下之考索次而列省則便藩封之考索至於一郡一州一邑其便於考索也莫不皆然是則縣之志亦重務也可以為緩而忽之哉瑞昌縣志舊缺錄弘治壬子大尹潘公克載偕儒學司訓曹公光世已嘗修之然其間尚有遺漏失次况歷歲已久事多未續余正德丁卯忝宰是邑固知斯志之未補訂誠為缺典第才無所似政亦多劇故未暇於

此至甲戌春方舉其事復以六載考績而輟焉
茲將九秩雖未政通民和事亦少治乃延邑之
鄉進士陳君元卿學之廣文謝君邦有重爲之
編輯校正而元卿尊甫德夫先生生長是邑蚤
有林泉之休晚有閱歷之見則凡境內土田戶
口賦稅人才風俗宦蹟與夫古今詩文事變之
類皆有所究誠得夫所以提舉之妙而非模倣
者比矣且志之修必有大其舉者茲城池之新
創允爲

國家億萬年保障之不基而郡守黃公有文紀其實動石永其傳凡邑之士夫與時之宦職得於所見者無不喜談樂道而余先憂後樂之心不亦竊其萬一也與書成欲繡梓以傳已有德夫陳先生序諸簡首矣余復書此以識歲月後之君子幸因事而考索其志因志而推擴其事毋以斯志之修爲無所取云

正德十一年秋八月吉旦

文林郎知瑞昌縣事三山黃源大序